

中文
传媒

· 艺术 (综合卷)

ZHONGWEN CHUANMEI · YISHU

6

◆ 九折君子陈传席

◆ 陈传席画作选登

◆ 邂逅神圣

◆ 张修竹作品选登

◆ 对《传王羲之书》

《佛遗教经》的再讨论

◆ 刘凌沧作品选登

◆ 太阳神的复古理想

江西美术出版社

中文
传媒 · 艺术 (综合卷)
ZHONGWEN CHUANMEI · YI SHU

6

江西美术出版社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文传媒艺术. 第6辑, 综合卷 / 陈政主编.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480-2632-7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艺术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0428号

编委主任：钟健华

主 编：陈 政

执行主编：赵感鹤

编 委：钟健华 陈 政 赵感鹤

黄润祥 巴惠明 朱晓光

责任编辑：黄润祥 刘 滢

书籍设计：先锋设计+梅家强 郭 阳 陈 启

出版：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网址：www.jxfinearts.com

邮箱：jxms@jxpp.com

邮编：330025

电话：0791-86566329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版次：201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10.75

书号：ISBN 978-7-5480-2632-7

定价：55.00元

赣版权登字-06-2013-70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ZHONGWEN

邂逅神圣张修竹『水墨西藏』断想◎陈政/107

重构与抒情下的封闭式浪漫——谈张修竹绘画中的风景与女人◎王军/111

吾不能知其犹龙邪——张修竹印象◎陈圣燕/114

走近张修竹座谈会场记◎——张修竹艺术品鉴会观点荟萃◎赵感鹤、王军根据录音整理/118

张修竹作品选登/130

名家遗韵

傅抱石印谱赏析/135

燕闲清赏

杨沛艺术赏析/139

孤独的旅程◎丛兆桓/140

我跟杨沛有缘◎杨飞/142

一棵顽强的百年古参◎鲍蕙荞/143

俞小辉艺术赏析/146

在坚定的直白中寻找自我——读喻小辉书法篆刻◎胡杰/147

俞小辉书法作品选/149

俞小辉篆刻作品选/156

世界之窗

太阳神的复古理想——读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应非凡/159

书讯广告

松梅轩藏画/165

【目录】

评论高地

- 陈传席简介 / 005
 九折君子陈传席◎赵感鹤 / 006
 书生刀客◎冯国伟 / 013
 谢稚柳评陈传席的画 / 015
 阅读陈传席◎李文慧 / 017
 我的同学陈传席 (节选)◎邓 华 / 020
 对陈传席的评论◎白谈先勇 / 021
 文与画的内在关系◎陈传席 / 023
 无所不师, 无所必师兼谈学习的三种方式◎陈传席 / 025
 陈传席诗词选 / 027
 陈传席画作选登 / 031

学术平台

- 缶翁·倭金及其他◎左 胜 / 053
 对「传王羲之书」《佛遗教经》的再讨论——兼论新见小楷《佛遗教经》墨本的价值◎叶 青 / 057

美术星空

顾正良专题

- 简逸与清润——读顾正良先生的画◎汀 沙 / 066

汪为新专题

- 入禅讽世两由之——水墨之作为「艺术心史」的汪为新文本◎李 林 / 071
 法书谈屑书◎汪为新 / 073
 如厕之获◎汪为新 / 075
 汪为新作品选登 / 077

书法天地

鲁志南专题

- 七年之后看老鲁◎曹宝麟 / 085
 狂草任天真——老鲁书法作品评析◎方 艳 / 087
 狂草歌◎老 鲁 / 091
 老鲁书法心语 / 092
 老鲁书法作品选登 / 094

世纪回眸

- 远去的刘凌沧◎少 白 / 098
 刘凌沧作品选登 / 102

寻美

- 栏目导读——走近张修竹 / 106

中文
传媒 · 艺术 (综合卷)
ZHONGWEN CHUANMEI · YI SHU

6

江西美术出版社

ZHONGWEN

邂逅神圣张修竹『水墨西藏』断想◎陈 政/107
重构与抒情下的封闭式浪漫——谈张修竹绘画中的风景与女人◎王 军/111
吾不能知 其犹龙邪——张修竹印象◎陈圣燕/114
走近张修竹座谈会场记◎——张修竹艺术品鉴会观点荟萃◎赵感鹤、王军根据录音整理/118
张修竹作品选登/130

名家遗韵

傅抱石印谱赏析/135

燕闲清赏

杨沛艺术赏析/139

孤独の旅程◎丛兆桓/140

我跟杨沛有缘◎杨飞云/142

一棵顽强的百年古参◎鲍蕙荞/143

俞小辉艺术赏析/146

在坚定的直白中寻找自我——读喻小辉书法篆刻◎胡 杰/147

俞小辉书法作品选/149

俞小辉篆刻作品选/156

世界之窗

太阳神的复古理想——读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应非儿/159

书讯广告

松梅轩藏画/165

【目录】

评论高地

陈传席简介 / 005

九折君子陈传席◎赵感鹤 / 006

书生刀客◎冯国伟 / 013

谢稚柳评陈传席的画 / 015

阅读陈传席◎李文慧 / 017

我的同学陈传席 (节选)◎邓 华 / 020

对陈传席的评论◎白谈先勇 / 021

文与画的内在关系◎陈传席 / 023

无所不师, 无所必师兼谈学习的三种方式◎陈传席 / 025

陈传席诗词选 / 027

陈传席画作选登 / 031

学术平台

缶翁·倭金及其他◎左 胜 / 053

对「传王羲之书」《佛遗教经》的再讨论——兼论新见小楷《佛遗教经》墨本的价值◎叶 青 / 057

美术星空

顾正良专题

简逸与清润——读顾正良先生的画◎汀 沙 / 066

汪为新专题

入禅讽世两由之——水墨之作为『艺术心史』的汪为新文本◎李 林 / 071

法书谈屑书◎汪为新 / 073

如厕之获◎汪为新 / 075

汪为新作品选登 / 077

书法天地

鲁志南专题

七年之后看老鲁◎曹宝麟 / 085

狂草任天真——老鲁书法作品评析◎方 艳 / 087

狂草歌◎老 鲁 / 091

老鲁书法心语 / 092

老鲁书法作品选登 / 094

世纪回眸

远去的刘凌沧◎少 白 / 098

刘凌沧作品选登 / 102

寻美

栏目导读——走近张修竹 / 106



评论高地



陈传席先生近照

《评论高地》

◎导读

陈传席简介

高地险要，须良将扼守。陈传席先生乃当代著名学者，更是美术评论界的显赫人物，他对古今画家的评论极其苛刻。本期《评论高地》颠倒乾坤，把他送上“受审台”……

（陈传席，1950年9月生于江苏徐州，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特殊贡献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曾任美国堪萨斯大学研究员，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组织中国美术界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组织全国第一次36家博物馆（院）明、清绘画联展。已指导16个国家的留学生和高级进修生，同时教授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代表作品：《陈传席文集》《中国山水画史》《中国绘画美学史》等。）

九折君子 陈传席

◎赵感鹤

在评介陈传席之前，我想起罗素先生的一段话：“如果我们不能肯定客体的存在，我们也就不能肯定别人身体的存在。因此，也就不能肯定别人心灵的存在。”因为，“倘使我们不能肯定客体的存在，那么我们会孤零零地失落在一片沙漠里！”（《哲学问题》）

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罗素的话已迫近真理，因为如今已没有纯粹意义上的“人”了——人被身份所替代。

既然如此，那么陈传席是何身份？

诚然，陈传席自己填写的履历表上或许写着：陈传席，男，汉族，1950年生于徐州瞿宁，祖籍山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六朝画论研究》……然而，只要稍不麻木之人，都会发现自己已然陷入困境，因为我们无法用一个名词来准确表达陈传席的身份——他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画家……这些指称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有时又相互兼容。这不仅让语用学家们深感头痛，也让批评家们不知所措。现代人的确可悲，每天只有八万六千四百秒，却要以不同的身份去扮演各种角色！而最本质的身份——人，却被我们自己遗忘。

念及于此，陈传席的学术地位、行文风格、书画特点、诗词流派在我眼里也就显得无足轻重，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还他一个“身份”，尽管这种“原始给定”因强制性而显得武断，但却具有意义，因为当陈传席身份被确定的同时，他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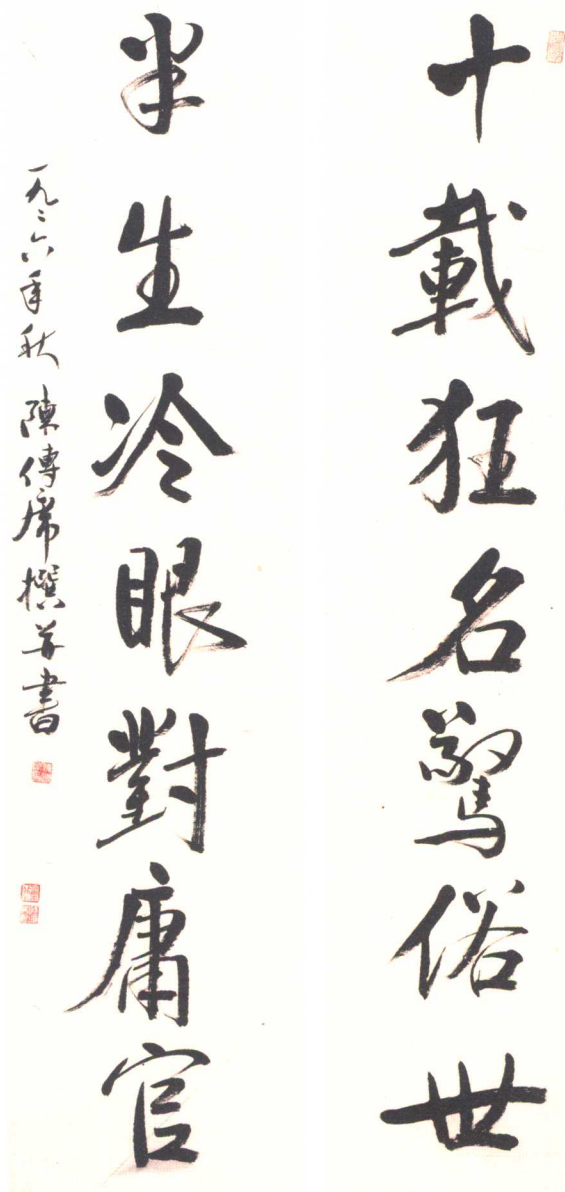
一、身份确认的基本条件

要设计一个简明的社会身份系统树，就必须有精确的逻辑为保障，因为每细分一次都有脱离主干的危险，且每次细分都有可能更换分类标准。所以，为免生歧义，我只能先行语言预设——把陈传席纳入知识体系内来考察。

西方人把所有从事脑力劳动者统称为知识分子，按此标准，我把陈传席归为知识分子阶层，应当不会遭到质疑。而知识分子又分广义和狭义两类，脑力劳动者是广义的知识分子；狭义的知识分子是指那些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这种人被冠以“自由”、“公共”或“精英”二字，以此区别于一般知识分子。其特征是：“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余英时《仕与中国文化》）感谢余先生，他的思考省却了我们许多麻烦。至于陈传席属于哪一类知识分子，理应由他本人作答。

在中国，人们都习惯于把“求道者”或曰“追求真理者”统称为“读书人”，这三个字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其复杂，同时也饱含着历史的心酸。在读书前提下：学而优则仕——以做官为目的可称为读书人；安贫乐道——以追求真理为目的也可称为读书人……按此标准，我把陈传席归之为读书人，也应当不会遭到非难。而读书人又分两类——“文人”和“仕”。

“文人”一词最初是褒义词，后来或许由于“鱼贯而入，入我彀中”，遂渐渐含有贬义，比如“文人无行”、“无聊文人”等等，所以我们应慎用此词。如今“文人”一词通常含有：没骨气、谄媚、吟风弄月、御用等等。这和“小姐”一词的演变如出一辙，原始的“小姐”是敬语，特指那些有教养且待嫁闺中的女子，后来因不良职业的污染而



十载狂名惊俗世 半生冷眼对庸官 陈传席书

派生出新的所指，如今人们已被迫用“美女”一词强行替代。近年来有人提出“文人画”应改称“人文画”，其心理起点或许源于此——语言的起源以及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语言的演变，因为语言演变的隐匿部分正是我们的生活片段，这些生活片段恰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元素。

仕的必要条件是追求并捍卫真理，其原始教义是曾参所言：“仕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



世外风云任卷舒（一） 陈传席绘

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说得最通俗的当然是落魄将军范仲淹的“进亦忧、退亦忧”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仕至今日已名存实亡，但其内在精神仍零星地闪烁在某些读书人身上，一如那孤魂野火。至于陈传席属于哪一类读书人，仍应由他本人作答，旁人无可替代。

不难看出，古今中外，“精英”和“仕”都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忧天下！“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价值的充分实现。”（余英时《仕与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现代西方所谓的精英知识分子和中国残存的“仕”精神，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会批判！包括社会现象批判和社会体制批判。

（1）社会现象批判

任何时代都能提取出一种被当时社会所崇尚的生活方式，简称时尚。时尚一旦与传统伦理发生

冲突，身为“卫道士”的知识分子就会迅速做出反应，这种反应表现为批判。比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行欧洲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一个典型。

中国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趋于奢靡，出现了霍布斯提出的那种“人民腐败”景象。对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展开了批判，涉及婚嫁丧葬、审美习惯、消费观念等领域，但这种批判仅仅是罗列现象，不能触及其发生之根本，批判力度明显不足。而公众媒体则浑水摸鱼，通过相声小品或某某“一周秀”之类的传播手段，把一种本应严肃的行为引向调侃、讥讽歧途，从而起到了小骂大帮忙的负作用，手机短信里的各种“段子”就是在这种公众传媒引导下衍生出来的产品，人们津津乐道的同时，忘却了这种行为的原始目的，从而让原有的意义逐步沦丧。

（2）社会体制批判

不偏谓之中，不倚谓之庸，体制的作用在于平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正常状态下，统治者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都会本能地

给被统治者一定的自由以换取稳定，因为这种平衡关系一旦出现倾斜，社会将发生动荡，这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自我约束力。新中国成立后，有人宣称这片国土上从此不存在剥削现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合二为一，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这就意味着那些为生计沿街叫卖的老百姓也能把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从此也就不需要精英知识分子对社会体制的监督——鼓励“大鸣大放”不过是一场荒唐的政治游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治更为开明，知识分子除了自己本专业的工作外，已无所事事。当然，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仍有为数不多的精英们在坚持体制批判，诸如陈寅恪、陶博吾、顾准等不识时务者。陶博吾的批判深刻且直接；陈寅恪借古喻今，深得隐微之术；而顾准《希腊城邦制考》的结论是：中国没有产生民主的条件！

殊途同归，陈传席也给了知识分子一个定位，他开出“精英”身份获得的条件是：

- a. 以创造和传播文化为职业；
- b. 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
- c. 具有批判精神；
- d. 具有独立人格。（《陈传席文集·随笔卷》）

这与余英时的标准如出一辙，仅仅是“独立人格”与“担当精神”的提法不同而已。知易行难，陈传席是否符合他自己开出的条件呢？让事实说话，真理总是不证而自明。

二、陈传席的双重价值

迄今为止，陈传席已出版各类著述53种，2000余万字，可谓著作等身！这些著述有些已再版多次——长安米常贵，洛阳纸张却未必经常供不应求，这个道理陈传席自己当然清楚，所以坦言在自己如此之多的著述当中，许多都是“狗屁”，自己略感满意的仅有《六朝画论研究》和《悔晚斋臆

语》。按此推测，陈传席此生糟蹋的纸张折算成森林，至少100亩北美湿地松！反省是美德，反省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美好品质，尽管《陈传席文集》确实有许多可商榷之处，但面对一种坦荡的胸怀，人们也就丧失了与之较真的勇气和耐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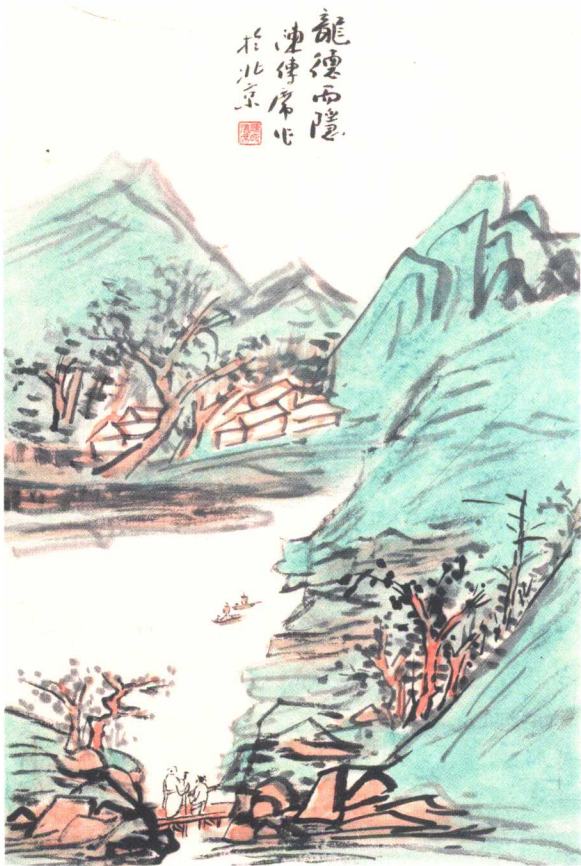
陈传席的反省无意中显示出了自己的双重价值：一是学术价值，二是文化价值。

学术价值 陈传席的专业属于艺术，确切说是美术和文学。“艺术”、“美术”都是外来语，洋盘货。在中国，美术是以绘画为主的“艺术”统称。在中国，绘画以及关于绘画的理论都不是“专业”，更未能成为一门学科，绘画之类的技艺通常是以家庭作坊式的方式世代传承，绘画理论也多为片言只语，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很少有系统的专著。绘画及绘画理论真正成为一门专业，成为一门学科是在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北平艺专更名中央美院为标志。后经十几年的发展，其研究对象逐渐被锁定，研究方法也日趋稳定，但一场浩劫让上代人的努力付诸东流。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口气才重新续上。所以，陈传席在中国当代美术领域里，既是“婴儿”，又是元老。

《六朝画论研究》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初，属于陈传席的“无心插柳”之作。该书出版后，深受读者喜爱，目前已再版多次，并被译为外文，传至域外。关于这本书的价值无须多说，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个”标准，出版商、读者们不会拿自己的银子开玩笑。这本书专业性很强，陈传席从浩瀚的古代文献里收集、遴选、核实有关资料，悉心梳理，精心勾勒，谨慎论述，做到了既忠于所学，也忠于所禄，对得起纳税人的血汗钱。

可以预见，《六朝画论研究》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即便他书中许多观点可能被后人颠覆，但批判乃是基于对批判对象之重视为前提！

《中国山水画史》是被陈传席自己严重低估了的一部巨著，该书已再版十次！陈传席自己未必知道此书的读者群由哪些人组成：学生、教师？除此

龙德而隐
 陈传席绘


之外，最多的读者是画商和收藏家！“不读此书的画廊老板做不好生意”已成为时下画商之间流行的一句话。

“少年沧海心犹在，日暮聊同小道论”——陈传席另存高志，别有所图。

文化价值 “文死谏，武死战”这种话当然出自古代知识分子之口，“无君无民”同样也出自知识分子之口，分歧在于环境。按现代“精英”标准，知识分子必须做到无君无民！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其勇气，其次才是客观和公正。换言之，精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就是得罪人，或君或民。

陈传席似乎就是为得罪人而生，一如鲁迅“我活着就是让一些人不舒服”，真可谓“罪恶滔天”，主要“罪状”如下：

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陈传席应邀出席并发表了讲话。他的讲话博得了老教授文怀沙先生以及与会者的

掌声——文怀沙时年九十有四，陈传席时年五十有三，正值壮年——文老先生不厚道！从发言内容看，陈传席不是烧香而是拆庙，从而冒犯了“四个伟大”……

《画坛点将录》是陈传席流传最广的一部美术评论文集，书中陈传席收罗证据，力证某某是汉奸，某某疑似汉奸！从而得罪了他们的亲友、学生以及追随者……

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陈传席以古代剥皮酷刑恐吓贪官们（《陈传席文集》），从而得罪了广大贪官。试想，有朝一日，陈传席落在贪官们手里，那将是何等悲惨！

陈传席撰文批评当代出版业，建议裁撤80%的出版社（《陈传席文集》）！这意味着有那些养尊处优的出版从业人员将丢掉铁饭碗！毫无疑问，陈传席得罪了中国广大的出版界人士。

陈传席撰文呼吁有关部门裁撤所有画院、绘画研究院（《陈传席文集》），按此思路，则被委派到文联、美协等所有社团组织的官员们都将丢失乌纱帽！从此那些靠老百姓供养，自己卖画且不交个人所得税的伪艺术家们将上街摆摊……

陈传席冒犯的人实在太多太多！包括村长、英勇的“超生游击队”队长和队员、大学校长、留学生、税务官员、各级领导……如果“得罪”二字真正成立，那在被他冒犯的人眼里，陈传席可谓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精英知识分子承担起维护社会体制之重任，完全出于自觉，并非强制性。所以，古往今来，知识分子总是君、民两头不讨好，他们虽然预见到自己的悲惨结局，但他们依然前赴后继，义无反顾，这种自觉性，被后世誉为“宗教般的担当”。只有当尘埃落定，历史证明了他们当时的正确，他们的行为才具有意义，人们才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爱戴之情，为他们当年的处境和命运扼腕叹息，为他们树碑立传。所以，精英知识分子是太阳底下最应得到尊重之人！能获此身份者，寥寥无几。鉴于陈传

席的“罪状”都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所以无论参照余英时或陈传席自己定下的标准，他都配得上“精英”二字。得此殊荣实属不易，因为得此荣誉者，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历史名人堂！

费尽周折，我们终于为陈传席找到一个接近他本质身份的“身份”，接下来，问题相对要简单一些。

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处世”已不再是一个复合词组，“为人”和“处世”已然分离，且泾渭分明，从而成为一条潜规则：为人正派者处世艰难！陈传席不钳恨口，长吁短叹，树敌过多，结怨太深，所以伴随他的只能是中伤、诋毁以及无穷之诽谤！事实上，陈传席完全可以表现得更为“深沉”，也完全有能力凭借学术成就而名留后世，但他选择了抗争。因此，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被领导排斥和“照顾”的对象。胡适先生提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陈传席选择的正是一条“死”路。然而，对于正直者而言，陈传席恰是读书人之楷模，所以，在茶坊酒肆之间，倘若有人公开诋毁陈传席，则必定有人侧目而视——五步之内必有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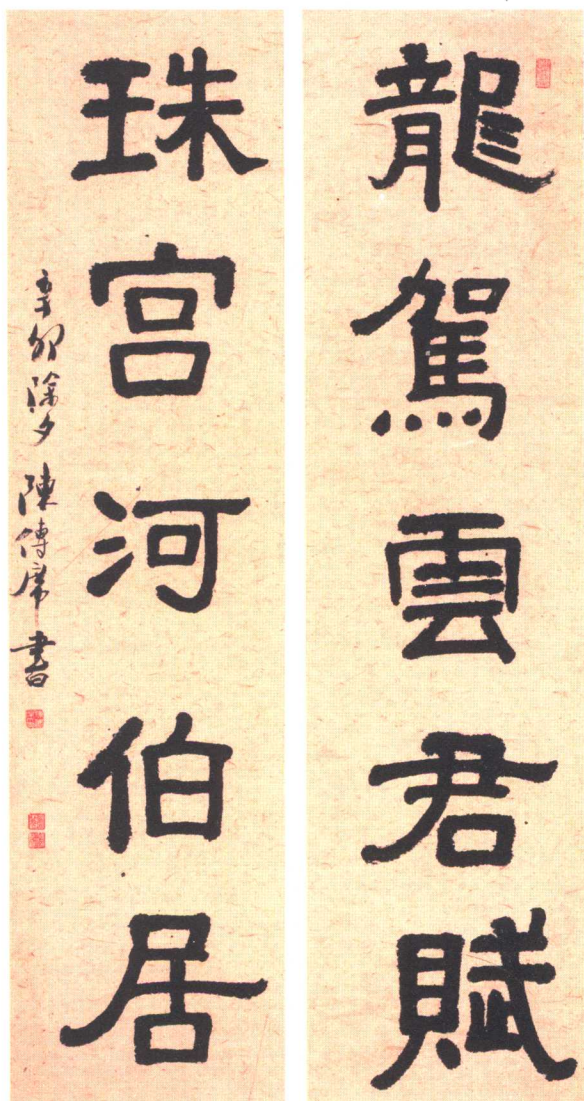
三、我个人眼里的陈传席

以上对陈传席的评介应该算得上客观，所言皆有据可查。下面谈谈我对陈传席的个人看法。

我是十多年前通过《江苏画刊》才读到陈传席的文章，印象不好。原因是他把陶博吾和黄秋园、陈子庄、张朋排在一起，统称为“在野四家”，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因为在我个人心底，陶博吾是20世纪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没有之一！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怎能和几个有成就的画家为伍？此外，文中对黄秋园有如下评价：“黄秋园的画中有没有积墨法，还成问题，他的画以繁复浓密为特色，反复地勾、皴、点、染，但这不是积墨法。他的书法不是太高明，画传统绘画的人，书法不太高

明，问题是很严重的。他的线条比较单薄，更乏于内涵，也缺少一波三折的变化……”事关乡贤声誉，所以当即写了《也说在朝与在野——与陈传席商榷》一文予以驳斥，后来看了他的《画出沉重》才作罢，觉得他不仅揭露黑暗，同时也讴歌光明。他被陶博吾的自挽联深深打动，文章写得声情并茂，终于完成了对陶博吾认识上的转变，把一个不见经传的农民猛然间提升到诗、书、画大师级别来审视，这需要勇气，也体现了他学术的公正性。

2011年冬天，我在北京索家坟的一家小酒店里和朋友聊天，顺口提及蒋兆和，不料旁边一自称“朱晓声”（有名片为证）的白发老者强行入坐，



龙驾珠宫五言联 陈传席书

对陈传席破口大骂，我颇感惊讶，停杯哑然……

此后，我与陈传席终于谋面，两年来长谈过三次，每次深谈都有新认识。我爱读《毛泽东选集》，一不开心就读“毛选”，且每读必乐。陈传席也读“毛选”，但目的不同，我是为了寻开心，陈是为了研究。比如他为了研究古元那幅《逃亡地主回家乡》，所以重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而且读的是原始版。他对此文的理解极其深刻，让我服膺。《毛泽东画论》是陈传席的一篇重要论文，但始终不能面世，这让我充满好奇心。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编辑都是“有智慧的庸人”，他们删除此文自有道理，而“见不得人”的思想往往具有更高价值！估计此文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抵触。

或许我们彼此之间存有文化深层次的认同，所以谈话有时超出学术范畴，涉及个人生活。私下里，我以亚圣的三个标准对陈传席做过一次“体检”，检查结果呈阴性：贫贱不移，陈幼年即有志于学，穷困未能移其志；威武不屈，陈骨头够硬，年仅14岁即被判入狱（邓华的回忆文章《我的同学陈传席》认为是16岁），却从未屈从于权势；富贵不淫，虽说陈未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富贵，但生活简朴，无不良生活习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所以陈传席算得上九折君子！“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这是孔子2000多年前的感慨，继而孔子又叹道：“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弱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圣人、善人、君子，孔子不住地退而求其次，而每降低一次标准都是他老人家宽容的体现。可他老人家竟连“有恒者”也未尝见过，圣人尚且如此，那么2000多年后的现代人还有什么遗憾呢？更何况我们毕竟还有陈传席这类人——他们的存在给我们以希望。

从陈传席的文字及言谈看，他一生都在追求真理。其理想生活是“偿文债、摒名利、绝尘事、释躁心、拒庸客、去细碎、弃凝滞、止暇思、忍屈

伸、除嫌吝、空怨咨”（《中国山水画史——自序》），这与陶博吾的“秃笔两支，草图两卷，在讥讽声中，得来糙米粗盐，真乃是尘寰俗子；蒲扇一把，清茗一杯，坐槐荫树下，静听鸣蝉啼鸟，庶几乎羲皇上人”（《博吾联存》）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陈传席的理想依然渺茫，如今是俗事缠身，当真到了一饭三吐哺之地——手机不敢开，电话不敢接。《太上感应篇》开门即谓“福祸无门，惟人自招”！所以我对陈传席目前的生活状态深表同情，但无法理解。因此，特意推荐陶博吾老人的“济世三方”，愿与同疗并共勉：

一是“跳出惊涛骇浪，迎来花好月圆”——摆脱俗事纠缠，从身边之人入手，从身边之事做起。

二是“身居市尘，心在田里；笑彼追逐，乐我糊涂”——这是人生极高境界！很难达到，但至少可以远离“心灵鸡汤”——自己精心创作的“挥染超拔”绘画作品不是“大头贴”，不能轻率贴于“论语”之上，被人利用，从而坏了自家名声。传播孔子值得肯定，但过度诠释，则早晚要遭历史清算，北大的嘘声已经响起！

三是“大道逢君子，归舟载夕阳”——虽已年过花甲，然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古语云：九折臂必成良医。陈传席在他非同凡响的艺术人生中，历经坎坷与磨砺，却始终志存高远，襟怀磊落，保持着为追求真理宁折不弯的君子之风，称之九折君子也许并不为过。

2013年6月于豫章静风楼

（赵感鹤：学者，《中文传媒·艺术》执行主编）